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六十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贊

桂林劉真人贊

宋張孝祥

河目甚口須髯怒張人貌而天者邪其骨已朽其人
不
死與天地齊年者邪山高谷深變化成空一笑相從惟

我與公

乙酉中月付嵩中道
士文道華使刻之石

慶太平春圖贊

明韓雍

一鼓而平桂州白面之厓已剗峽賊之腹心再鼓而空
橫石大坑之寨復斷峽賊之喉頸五征不克之險巢悉
灰燼於兩戰之餘百年難制之狂寇皆族滅於旬日之
頃黃童白叟鼓舞得更生之懽碧水丹山清肅無烽烟
之警是固監軍總戎親督戰以成功而實天佑國家錫
南邦之嘉靖掀天動地威風震懾乎百蠻旋乾轉坤懽
聲沸騰乎五嶺贊軍臺老目擊盛大奇勲畫圖張筵齊

慶太平春景

成化元年乙酉冬十二月大軍次潯州進攻大藤峽
賊太監盧公總戎趙公親統兵直擣桂州厓等處太
監陳公亞卿薛公游擊和公與予及御史汪霖劉慶
親統兵直到橫石嶺等處背腹夾攻勢如破竹俘斬
以萬計不半月而峽賊盡平凱旋之明日適值新正
因置酒大會作此以紀其盛是月除日

三公并贊

吳廷舉

蒼梧會府雄峙南邊東山之麓下有源泉東泉姚公崇
相後裔簡在帝心總督粵地惟時總鎮鄭公其人干城
重託心膂良臣總戎朱公王侯閱閱鈴閣運籌虎符龍
節三公仗鉞先後光臨中外異秩彼此同心近念梧人
遠憂戍士羣飲於河虺蛇為蟄城中四井次第經營晚
嘗此水色味清冷公等合謀予贊其決日給萬家無幕
無漂井傍大澤滙為小池往來澡濯想像浴沂士庶感
恩名三公井蠢子述詞庸示久永

頌

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

并序

唐
于邵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曰隴西李某字某利澤施於裔土美化被乎遐邇是用遵虞書陟明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略守捉招討處置等使為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略觀察處置等使實授

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如南海於是縣道谿谷鰥寡孤老泊于士吏相與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乎目願所以昭明其德光顯於後嶺南經略使判官權知容州留後事監察御史裏行同郡李牢始以文學居辟選之首遂參帷席復以某能當器任之重留總軍府美公之政大備感公之禮有加因其人之情而上之上可其奏夫其郡之四封濱於百越外則有山寇海孽比境雜處之虞內則有勤戍勞師流散轉徙之弊親帥其

下以撫吾人慰薦傷夸安集疲耗懼貨貢之闕至助之以家財憫徭事之繁至代之以私屬選武藝歸老疾罷減塞卒四千餘人以趨農時率浮墮闕汙萊開置屯田五百餘頃以足軍實舍寇賊之為縲囚者釋而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獷以順禁人民之相鹵賣者執而誅之以去其害而童昏以安常歲有災濫災而連燒於廬舍公創其制以御其鬱攸而邑居以葺舊俗多怨睚眦而致毒於飲食公立其防以解其悃忿而鄉黨以和樹板幹

而啓閉畢修列亭燧而阮害斯控差重輕以行徵令無不均之譏量遠近以納貢職無不供之責人用富庶家有儲峙敦之以禮懷之以仁潔已而不污未嘗有貫貸勤身而不怠未嘗有懈弛明足以照遁情隱隱而不為察威足以制猾人暴吏而不為苛古之良能何以加此其人之獻狀云爾惟公我有唐宗室枝屬之選監州刺史諱孝詵府君之曾孫弘農郡太守諱憬府君之孫太子太傅贈司徒諱齊物府君之子洪緒丕績之餘裕弘

休純懿之下鍾寬博而柔良高明而疏達根於經義飾以藝文故其仕王畿宰京邑累執憲簡且登軺車備重臣賓介之職居大府紀綱之任三亞京尹兼中司之貴復為宮相在常伯之位歷饒州刺史而後至於是州恩結於人功加於物必聞理效而興頌聲且夫有美焉有刺焉詩人之義也善善而褒之惡惡而紘之春秋之事也使賢士大夫之事業不沒於後太史公之制也以余之嘗修史記而為訓辭緣人之懷心而頌之曰

帝念南方迫界蠻夸人親被寇歲或勞師屬之於公俾
養牧之匪直勤身亦帥其屬贍我貧匱字我惇獨息人
便農墾田積粟修其教化被以威德賊害既除禍災斯
息完我廬舍親我骨肉咸保其生且易其俗蚩蚩羣族
孰不蒙福播為頌聲公受百祿彤弓旅矢以長諸侯人
之懷德刊石垂休

宋頌

刻在
桂林

宋
李師中

神武頌太祖也以天下授太宗永有休功其古之聰

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於赫神武不顯其功天命在我圖惟厥終不卜不謀付
命太宗惟帝之心天地之公

文明頌太宗也煥乎其有典常始作樂告其成功焉
於昭文明繼序其皇既有典常底定四方清廟用章德
音不忘

仁功頌真宗也能申上帝之祐以寧中外以安萬民
於穆仁功已任天覆萬民咸壽懷爾遐逝以及鳥獸吁

嗟仁功草木潰茂如文武之圖

廣西經略趙公德政頌

并序

張茂良

紹定四年秋有詔帥廣西趙公進直顯謨閣易鎮寶婺
桂人德公之久結戀不釋即無量壽佛西偏肖像建祠
寓其去思猶以為未足乃相與誦述善政刻之水月洞
石厓此石永存德名不朽公丞相忠定公之子名崇模
字履規屏翰我邦六閱歲紀政先仁恕鎮靜不擾捐利
予民恩惠周浹本端末整闔境晏清人享和平之福形

諸歌頌理則宜然頌曰

帝奠區宇粵居南土連帥之尊桂其治所始時桂人憔悴數詔公於蕃拯其疾苦宣上恩旨滌以膏雨疏剔蝨蠹民胥蹈舞喧喧歌謠謂來何暮帝曰嘉哉寬我憂顧賜璽增秩事循漢故維公之德不茹不吐施于有政威以仁寓安民民安弗庸鈎距耘耨緝績倉箱筐筥賦爾代輸屢捐帑貯環堵晏眠吏無叩戶平價發廩以哺饑阻歛散循環邑有高庾攻堅易朽加惠黌宇有美南

軒紹其遺矩吁嗟先賢魑魅是禦揭祠烝嘗蘭藉椒醑
風化所繫人心起慕什伍其旅迺搜迺補築室萬楹蠹
屯分部粵俗機鬼妖巫禦發摘竄斥絕其根緒鄰荒
民流襁負藍縷賦粟結廬於是處處構飲道殣分命緇
侶囁免狸蚘惠及齒腐鑿石他山康莊坦步虹梁廣濟
屹若砥柱南渠可舟濬堙疏淤潭潭督府匠石斤斧麗
譙凌雲鐵甕安堵簪帶改觀水亭坡墅游刃所及百廢
具舉民不知役約已有裕江閩湖湘跳梁狗鼠踰嶺以

南寂然桴鼓莫徭島居種蔓盤瓠易擾難安頰首安附
為政以德計效如許稚耆相告公我父母今舍我去如
孩失哺我言匪私感在心膺俾熾而昌奚斯頌魯公壽
無疆受天之祜爰作聲詩磨崖江潯崖石崑崙昭示千
古

慶遠鎮城頌

并序

黃應德

嶺右自淳祐以來南有寇患朝廷重我南郡移師戍之
今太師寶文胡公時以郎官專對上前獨言遣戍非經

久之策當如唐李德裕籌邊故事按山河道里擇險築城以扼其阻上雖可其議未果行也寶祐甲寅秋前聞復棘上思公言乃命經略一道公至閱履封以宜當西南夸間道必能干城者可往剖虎符得武經大夫雲侯守之侯謁帥府受約束公曰惟事事有備無患耳昔佛狸來寇元嘉時昭守沈璞以郡居要衝繕城浚隍上下皆謂過計及魏兵南向所至赤地而大將臧質獨保城以挫敵往事明驗可見矣今震乎其鄰獨不營為苞桑

計乎侯奉命惟謹至宜顧城陋不足恃則經營距郡二里而近有山環遶皆峭壁懸淵內可容萬竈飛泉在中取不竭侯熟視歎曰設險無踰此矣亟聞于公以聞廟堂得旨以幣百萬下之郡鳩工計材伐石畚土因山之勢聯絡而成之周圖一十八百餘丈為城櫛如為門翼如直與相繆山之前下瞰龍江後倚天河四面形勝屹然天成雖鈞衡聯步無所施也凡州縣置寨舍糗糧器械峙積之所咸備而侯來以民遷姑徙附邑宜山治隸

焉宜民休養生聚亦莫不爰適有居用永是城於茲新城又以見侯之是役非獨地利人和從可知矣役始於乙卯季春之望落成於仲冬之朔侯指授規畫必躬必親其協力相之者郡從事鍾鼈文學掾林均清遠節度推官顏得遇也城成以其壘皆石乃名鐵城圖上帥府寶文公命應德記之夫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不能自為險也而設險則人力存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此王政之所不廢也今宜得侯為保障重門設險豈得無唇齒

憂彼窮伏草莽候時觀釁者將不復作噫亦造物者設是久而有待於侯之來也亦豈南方常無北患而侯之遂立斯城也侯闕表老將熟閑戰守自領郡後閱丁壯治戈甲明斥堠結藩鄰為宜備無不周城其大可書者然伐柯匪斧不克所以成侯之績者胡公與焉胡公名顯字叔獻長沙人文武伯又被命入秦是為之頌曰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惟臣承辟於藩於垣明明天子不我遐棄親命帥臣經略西事永惟宜陽外控西夸居廣

之衝實為藩籬蠢爾強寇謀幹吾腹天子曰吁保障誰屬迺眷迺顧疇咨虎臣帥臣乃言雲公其人天子曰俞俾鎮斯土安邊立功外禦其侮公拜稽首曰往欽哉徒御嘽嘽惠然肯來自公來宜奉命悉力熟視地形設險守固迺經迺營因山為城石壁四環屹然天成雙流嶽嶽如帶斯遶維石崑崙角立崖表諸闕宏修高無與儔內容萬竈外扼咽喉四面如鐵形勝卓絕車不得馳騎不得列牢不可破險不可夸雖有賁育勇無所施迺立

府庫儲財積粟細柳分屯兵食具足復用石工鑿井於
中山下出泉混混不窮重城外維下瞰淵水東西對峙
摩空五壘郡邑既遷解宇森嚴民居雲集接棟連簷道
便坦履其直如矢貿遷有無日中為市猗歟我公盡心
竭忠指授規畫必親必躬賢哉長幕暨郡文學同我倅
事運籌帷幄所衛宜民民咸賴之安堵樂業春臺熙熙
鹵人聞風心寒股慄迹迹而遁邊境寧謐宜山峨峨龍
水湯湯鐵城之功山高水長四民交忻磨崖刻頌億萬

斯年永戴我宋

大司空嚴公平反冤獄政績頌

并序

明

莫士安

今工部尚書嚴公震直吳興之鉅室也世為烏程人公
之先府君樂隱不仕以謹厚忠正為鄉里推重為當時
宦達所敬禮官有勞煩不易集之事必延府君詢訪其
舉行次第及損益之宜府君詳言不隱任事者卒聽納
其說果能無擾而底於成公私咸德府君之善料多中

焉尚書嚴公其長子也尚書處家時一不以門戶事經其志但治內而不屑其外素厚重有威望人莫不以重器期公知其積德樂善根蒂久固其發必昌大府君卒厥後果起身為御史太祖高皇帝奇其狀貌嘗語近臣曰此子南人北相得福必厚試使安南奉揚德意及諭戒為藩之禮各臻其極使還以其所聞見有開國體者悉陳之上悅其知要復使廣西舉廉革貪清諒益著又即命董役修治靈渠公以用民力首當足民食幸歲有

收則河役可為也禱於南嶽願雨暘時若俾歲稔以資
民用是歲果如公禱民不知役之為難暨刑部以主事
舒仲參將上意就公同決重獄時天久不雨公默禱以
天不時其雨豈以獄之重者有困於枉邪獄誠枉天仍
旱獄非枉天不宜靳雨以殃民是日遂雨越二日雨復
大澍公尚以獄為人命至重雖天雨可卜其無枉尤當
盡誠詳讞以審且詳不可付之他人也獄至讞之再訴
以無枉遂就決既決之日大雨明夜雨復達旦有為公

賀者公舉手加額仰天告曰此聖德格天小臣何能致
焉吁予以見公之誠謹皆厚德之至也故公能敬事先
帝保爵上卿迨奉聖朝克熙令緒非自始至終一本於
誠其何以孚感神靈負戴天寵若是其至哉宜頌之以
銘以示後人頌曰

篤哉嚴公生茲慶門蘭茁其玉繫德之存為天子吏出
使於藩海南有國於宣王言王言既宣藩禮載論維中
之嚮維上之尊有聞必獻帝聽勿繁迺察西廣懦立薄

敦董治巨役民不知煩詳審大罪囚不告冤神之禱之
有感無諼岳靈可瀆天瓢遽援維公之德如璵如璠維
帝之德如乾如坤肆予作頌式示後昆

出師頌

劉節

皇帝登極十有四年廣右守臣以用師平古洛諸邑蠻
寇聞事下集廷議大司馬若曰廣右兵試且敢第鮮之
患請走符檄徵他藩戍卒及諸土著之勇悍者餘十萬
迺事事大司徒若曰厥藩以歲歉告儲峙且素乏罔備

請出醯醢金十萬給之太宰若曰廣重鎮也視師者中
臺右丞必才賢譽望出中外諸優異右迺宜往迺歸諸
南臺中丞蕭公曰是嘗撫畿甸撫貴陽撫河陝諸重鎮
者茲人其可哉僉曰可哉迺疏名請於上制曰可迺授
使者以璽書節鉞馳詣留都速公以往公拜受命迺發
傳取道于江黃入楚趨衡湘直抵桂郡歲將改問兵卒
曰未集也問饋餉曰未足也公慨然曰是誠在我迺檄
偏將領其事迺遣武弁持節徵兵於田蘭諸部落曰不

用命者戮迺給醢權若干金糴於湖曰過糴者有罰迺
馳檄於東廣諸郡邑令轉輸粟石五萬供餉約以金若
干償其值曰不給者有罰令下奉持而奔走繹絡於道
明年三月徵兵者來告曰兵集矣罔敢後糴者輸者咸
來告曰餉足矣罔敢後公迺按地易險分兵為五道以
入某也由某道入攻某寨某也由某道入破某穴某也
入自某道戮某衆某也入自某道擒某元惡某也取道
自某入伐某地盡合於某地俘馘而禽獮之迺至某也

以戎閫為統帥某也藩某也臬監某帥師某也率某部
伍兵某也率某番戍兵某也率某土著兵某也率某道
募兵某也率某郡邑民兵某也為正兵某為奇兵某為
翼兵某為疑兵某為援兵某為犄角兵某也餉儲某兵
給之某也餉儲某地需某兵給之用命者賞否者罰甚
者戮罔貸聞者股栗咸殫智竭力効死以從事未幾某
以斬首若干級告某以俘獲人若干畜若干器械若干
告某以擒某渠魁告某以戮某羣醜告某以平某寨掃

某穴告偏將迺類以其成功來告公曰可矣迺振旅弓
者曰橐已矢者曰服已干盾者曰戢已旌旆曰反而藏
已迺奏凱而入農懽於野工懽於市商者賈者懽於途
老者迎少者趨壯者推牛醕酒爭持以獻於道咸舉手
加額曰完我室廬保我婦子康我穀我生我育我我公
之德冒我民者溥矣歌謠之聲擁馬而進公顧曰有是
哉師既入始而藩而梟繼而偏將而閭衛郡邑諸屬邑
咸稽首於公之庭曰廣右蠻夷為寇甚如飲食矧茲古

洛肆侮者三十年矣盤踞數邑延毒未已我公誅之若
父管然不勞餘力公之功豐矣偉矣庇佑我有衆者大
矣敢不拜稽首為公賀公答曰有是哉諸賢之力也僉
復再拜曰安黎庶奠邦上靖蠻夷以輯綏諸夏公之功
百世之功也敢不拜稽首為公祝公讓曰我皇上神武
威加於海以日者廕西顧授予以節鉞專制師事予恪
共罔敢懈迺克有濟予敢居成功哉迺北面稽首曰明
明廟謨赳赳雄斷皇上之功也休哉僉亦北面稽首曰

休哉先是公遣諸裨將將兵以行公親視師於郊鉦鼓
旗旆不令而肅前者導後者掖左者翼右者擁堂堂之
陣落膽羣兇而奪之氣師還公復整兵勞諸將以入士
躍馬騰完矢整甲視出師之期精銳若倍焉宜哉民之
迎士之歡羣吏之相慶咸以為廣右數十年太平復見
於今日矣時有畫史執筆為圖貌公出師之容之盛以
獻於公公謂節曰是惟如何節再拜曰似矣請述其事
為我公頌之頌曰

我皇聖神蠻夷來賓悉主悉臣孰莫而壘孰藝而田既
順迺宣爰有南苗世為獐獐族類悍驕盤居阻修生靈
是讐堯仁弗柔肆其冥頑盜戈竊干桂象暴殘守臣弗
寧䟽於大廷勤我甲兵帝命煌煌我公肅將經營四方
駸駸載馳秉鉞而西赫而德威我兵我戎如羆如熊徂
征既同千旗萬旗戈矛公父奄其長驅彼悖而狂昔為
豺狼鋒蝟斧塘今也虺蛇兔躅于置汚我莫鉞掃其穴
巢斲彼梟鷲川丹原膏險阻既除結茅為廬一炬而墟

干戈指麾旌旄翻飛公曰還歸山川廓清天開日明蠻
方以平有驪伍伍一矢不遺師完而嘻凡此武功既隆
既豐惟公始終告成于皇厥績用彰邦家之光有崇者
巔可磨可鐫公功萬年

銘

井銘

并序

唐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甕甔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
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惑

訖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
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垧其利悠久
其相者浮屠談康軍士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
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甑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
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其來
日新

元巖銘

李涉

桂之有山潛靈億年狀如騰雲戟列劒攢嵒之有洞窈
窕鬱盤虎掛龍懸形狀萬端旁馳杳冥仰踏巔岼玉落
磬墜幽深晝寒巴陵地小別有洞天文籍之囿吾何有
焉酒一卮兮琴一曲元嵒之下可以窮年

玄風洞銘

并序

宋柳開

出桂城東抵慶林觀背山下有洞出風淳化元年開知
州事往避秋暑因刻銘於洞左曰

桂東叢峰穴空通風淒肌森襟沒骨侵心瑩雪若潔凝

氷若冽暑宇苦煥周陳流毒其何如斯為能安之嶺山
峨峨嶺水湯湯亘古綿今氣炎土荒物爽邇情候乖朔
節夏雨多涼秋旱多熱春裘冬扇朝順夕變反側無恒
天癘相仍我來洞中百慮時窮脩然自釋忘歸終日勒
銘嵩石用紀罔極

桂州延齡寺西峰僧咸整新堂銘

并序

桂州西峰僧咸整淳化元年不下山十二年矣整之師
洎祖師悉如整開與贊善大夫張洲為整作新堂以居

之有問整之行何為奇者對曰若時入陣戰賊勇能進
不顧死者足為善將矣況如孫吳乎交朋間視其交無
欺者足為義士矣況如管鮑乎為政廉以平足為良吏
矣況如龔黃乎入朝事君直能言必盡誠者足為賢臣
矣況如伊周乎父兄在視其室無私者足為孝子矣況
如曾顏乎為文理勝辭者足為大儒矣況如荀孟乎惟
整焦然坐一室足不踐山下寸地況入豪貴污賤之門
鳴鳴如狗鼠諂竊哉百善萬惡心動即生身遠自藏幾

減半矣方之外殊而內周者止是整能潔其行與之善
將之下商較其輕重整亦足為真僧矣由溯湘而南問
僧者語整為諸先冬十二月堂成開詔罷州任得歸闕
留文堂下為整以銘之

知生為役兮無息無利畏同陷遠兮出求以異復本逾
元兮尤耽其味寧如不殊兮益增乎累整之專嚴兮潔
行世世超然遐邁兮時誰可洎窮觀永古今何足有貴
萬類千變兮終焉若是包極六合兮未充貪意精明至

止兮深藏自閑維堂斯皇兮猶多餘地羣性草樹兮藤
藤茂翠環鄰俯覲兮勝情與智祖源師派兮成流善繼
於家於國兮有慙名位晝塵夜燭兮昏囂若醉城闔
岫兮疑盡相視渾淪奔紛兮孰思而議跬步天違兮海
賒難既吁嗟整之兮離垢脫穢我寧爾及兮腸填渾滯

感應泉銘

并序

鄒浩

昭平江水不可飲飲輒發瘴日用汲井乃在二里外
又石路崎嶇當風雨寒暑時尤以為病忽於余居樂川

之上仙宮嶺之下有泉出焉甘涼瑩徹一邦之井無與
比者因疏道為小池日得四五斛用遂有餘而人不勞
名之曰感應泉銘曰

有穹其山有澄其淵動惟厥時以出斯泉惟泉沛然莫
遏其源我感我應其來自天

仙李洞銘

并序

尹 穡

仙李崑即玄元栖霞洞也唐祖老氏尊以玄元之號而
所在祠之今洞額鐫刻篆字奇古不磨又有老君像在

焉意其自唐始邪建炎己酉八月故相李公書棲霞洞
名刻於洞門之外後六年經略安撫使李彌大與賓從
遊愛其雄俊隆傑咸請易名迺曰昔唐鄭冠卿遇日華
月華君於此具有仙蹟且聃吾祖也故相國亦其苗裔
而予又愛賞於此宜以仙李名之魯郡尹穡聞而銘之
銘曰

七星駢羅俯瀛水腹藏空明納千趾老仙遺祠邈誰如
後繼來之李復李異枝同根隆福祉巨畫更鑱埒前美

紫氣臨關西未止強留著書繁尹喜末係銘焉適當爾
附名崖端永不毀

甘棠橋銘

韓璜

子產濟人未知為政昔者鄭人漆洧是病以輿為舟顛
倒冠履先王之政民未病涉油油陽水環郛而流維桂
之民朝夕浣漱孰謂此水可狎而翫莫或抗之咫尺壞
斷有梁其空百桂下攢覆以土木平地之安負挈而趨
有續無止不塞不濡孰知履水小傾弗支至於大壞二

紀之餘獨其名在維昔之人不慮不圖紛彼水濱爭舟而呼顯遠方公甚惠而慈恤民之力如已勤之歛材鳩工始更作新翬飛蛺垂如化所成傍欄喋喋上屋渠渠中容車駟邊列賈區我來自東見此永歎宛如昔遊苔雪之間桂人謂我公我子產政則過之視此輪奐我名此橋實曰甘棠如古召公紹不可忘使我百年以安易危邦人之名邦人之思

龍隱巖銘

張 澂

桂嶺摩天灘波經地兩磅礴盡石之變窮神之秘禹所
鑿故其高者峭拔排空礪矛槩而其下者宏曠洞達倅
觀閣瞻彼龍宮穹窿寵嵒跨寥廓發地百尺蜿蜒躩踞
勢拏攫騎風乘雲去為膏澤起焦涸或為至人老子孔
明世程黼結融肖像綵介朱鬣宛如昨風醒雨澁森然
向人恐遂躍拳龍不官孔甲劉累失其學亦復舞魖號
蚘生物困陵轢我昔笠澤覽觀湖海天一握正見神物
下飲濤波醜澆滄蒼鱗修尾其大環臂烟霧薄須臾上

征疾雷迅雨間飛電自喜壯觀光絕後前邈霄堦豈知
白首炎陬水石窮脈絡雄姿偉態摩挲沈歎窘揚摧潭
湫涵澹尚其來游醉拏瀑山空月寒風露淒然誰與樂
却視陳迹感欽陵谷怡以愕我作銘詩聲牙嘯咄嬾灝
噩琢之嵌崑日月齊光萬古託

清湘滕景重

處厚

已齋銘

魏了翁

人之一心至一不二所居廣居所位正位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爾性爾命何關人事古之學者蓄德精義各欽

厥止夫豈有為雖云善身所以善世舍曰為人孰非為
已毫釐之差厥繆千里氣盈徇飾氣衰循利氣暴恥安
氣柔恥異爾性爾命而人作止篤哉滕君念茲久已我
銘申之聳善扶志

清湘蔣成父

順公

一齋銘

蔣君築室命之曰一原一之初沖漠無跡其物不貳其
生不測兩儀其感五行異質於爻用六而著用七卦八
玄九河圖則十引而伸之時萬時億而此一者流行不

息職職芸芸各一太極驗之人心虛靈湛寂五行之端
五性之實必有事焉不顯不覿是戒是懼靡徐靡亟致
用之原皆由此出始於尚絅終入天德蔣君敬之一在
爾室真如實踐疊疊無數

復水月洞銘

并序

范成大

水月洞刻瀛山之麓梁空踞江春水時至湍流貫之石
門正圓如滿月樣光景穿映望之皎然名賓其實舊矣
近歲或以一時燕私更其號為朝陽邦人弗從且隱山

東洞既曰朝陽矣不應相重乾道九年秋九月初吉吳人范成大莆田人林光朝攷古揆宜俾復其舊成大又為之銘百世之後尚無改也銘曰

有嵌孱顏中淙漲湍水清石寒圓魄在上終古弗與如月斯望灘山之英灘江之靈復其嘉名范子作頌勒於寵從水月之洞

碧虛亭銘

并序

唐鄭冠卿遇日華月華君於棲霞洞與之笛不能成聲

傾壺飲之僅得滴瀝獨記其贈詩二篇出門見二樵者
問曰洞中樂乎跬步亦失所在吳人范成大小築其處
以識幽討按詩卒章云不緣過去行方便那得今朝會
碧虛即以為亭額且銘之曰

空洞維石中函碧虛誰歟知津有翹負芻我來叩門兩
翁在否雖不能笛能醉我酒為君作亭表嵩之扁名翁
所命而我之銘

屏風嵩銘

并序

凡洞穴皆幽暗偪仄秉燭而遊唯屏風巖高廣壁立如
康莊大廈延納暉景内外昭徹石湖居士名之曰空明
之洞由磴道數十級出小石穴山川城郭恍然無際乃
作觀臺是名壺天游客詫曰大哉斯壺函裏如許居士
曰世所有相如空浮華心目顛倒闕
故善巧者
能於寶珠及以芥子乃至毫端出現塵刹彼觀者不覺
不知況一壺哉客悟且笑曰然則游戲神通邪居士亦
笑而為之銘曰

心塵目華三昧現前我提一壺彌羅大千無有方所四
維上下此三昧門溥施遊者

碧桂山林銘

并序

方信孺

桂府稍西五里吞蒙溪吐陽江是為西湖魚峰隱山相
拱揖大凡游觀之勝俱歛避下風右魚峰一闕有古精
藍最勝處豐林靈泉層闕甃沸水石之奇奇怪怪如虎
豹之仰伏鳳鸞之翔集不可以名紀枚計又有如臺榭
者斬然頗精藍而中立紫帽山人幽尋樂之闕意終老

亟腴俸贏偕丹霞子小築其上有堂有奧爰居爰處且
面勢端豁與千山觀相襟帶目力所加山川城郭毫髮
不能遁前所謂最勝處今皆居掌握中孚若稽圖牒此
州在唐貞觀間文石薦瑞曰聖主大吉子孫五千歲太
宗詔李靖有碧桂林蒼梧之野觀此瑞文如符所兆
之語即以碧桂林名之山人倦於游葢將遯世願奉
母慈持妻子遂與隱者淪朝夕於此山中庶幾再遇瑞
石以獻之明天子顧不休哉於乎陵遷谷化今昔一轍

為湖為田等歸闕

千載悠悠可以圖山林於茲敝舍乃

為銘曰

碧桂之東有斗其峰有金其壙氣佳哉鬱葱碧桂之西
峰房蟻嶠爾蠻爾夷化劒刀鉏犁碧桂之南大海天涵
維崖維嶠一王仁是覃碧桂之北萬仞壁立不騫不泐
聖人壽與匹其中盤盤我居之安有泉水可汲有烟霞
可餐援素琴而彈流水高山知音孔艱吾與子俱還

為張自明作碧瑤壇銘

并序

紫帽山人既作碧桂山林銘丹霞子

闕

共絕頂以為

碧瑤壇挾奇搜秘於斯紫帽山人為之銘曰

碧桂之阿闕

嵯峨有方者壇仍此坡陀如踞虎豹如

駕龜鼉或坐而奕或倚而哦布席而飲植杖而歌上天星辰大地山河伊俯仰間可蹴可摩安期羨門騎氣相過笑傲今古等一刹那忽來不速款我松蘿彼何人斯山靈所呵

卦德亭銘

并序

陳孔碩

卦德之亭八觚括蒼管湛營之長樂陳孔碩名之既而
復銘之曰

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既畫既分有萬斯夥萬殊一實皆
備於我八司厥位一常主中若樞得環以應無窮流形
相擅自我陶鎔我坐斯亭洞然八極卷舒晦明一出入
息八者旁羅吾見其一

馬家嶺銘

蔣用卿

路因兵斷習坎莫平險逼崖岸久艱於行遵父遺命功

鞭石成履道坦坦可傳淑聲

成順橋銘

并序

明周進隆

桂城南宜山渡東有河分自灘江伏波山之東支流過
七星崑巨龍隱趨穿山復會於灘其河迺臨桂陽朔灌
陽諸郡邑往來必由之道昔橋既廢而以小舟濟一遇
暴風漲水必有覆溺之患過者慨歎正德庚午靖江王
府命承奉陶真修之出內藏之金採石募工以成厥緒
晃然如長霓橫波自是商民經者如履坦途始事於正

德辛未十二月落成於癸酉二月為利甚溥不可無記
以屬進隆竊惟十月成梁夏令著稱不作無益召公進
戒今是役能利民之利使人頌感於不磨卓然有可書
者故為書其事而又繫以詩曰

桂東之江兮衆流匯奔以渡以涉兮民病朝昏孰為梁
兮列之以石左而右兮周道矢直桂東之山兮萬木鬱
蔥綠陰盤翳兮護於長虹造為舟兮去危以易往而來
兮萬民攸利橋之成兮功留江邊橋之功兮高出山顛

我詩之鐫分永百千年

鬱林瑞泉亭銘

并序

周孟中

鬱林城南安遠橋之上有泉湧出石間不假疏鑿混混
不竭君子玩之以進修小人資之以朝夕賢才兆之而
彙征自宋迄今嘗有作亭而記之者矣歲久復就堙沒
亞參潮陽姚公政暇訪而得之乃謂州守閩漳邵君曰
子盍亭其上以紹述前人而迓奉天休者亭成邵君請
銘遂為之銘曰

地不愛寶瑞泉乃通其源混混其出濛濛君子以之作
聖之功小人賴之夕飡朝饗惟泉泓澄瑩潔妍媸莫逃
善鑑萬物取之不窮用之不竭秋空無雲與天一色或
凝而紫厥瑞匪常兆應俊髦彙征周行羽儀天朝為邦
家光忠烈政事萬古流芳噫嗟瑞泉其流在地不鑿而
得豈專在是與道為體不息不二玩而契之於此為至
倚歟藩參來歌來游意與天會心與神謀顧謂州守汝
職承流盍亭其上以迓天休守曰諾哉走豈敢忽爰始

經營成之不日余僭作銘鑱於貞石與泉同流垂之無
數

拙客窩銘 并序

田汝成

為廣西僉事陳公作公名大珊
字弱寶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

橫山陳子體道居貞與世無競嚴大易先迷之戒味老
氏守雌之旨是能宅心玄嘿克伐不行其言曰巧與拙
孰賢也夫輪囷之櫟棄於匠石獲落之瓠捐於惠施以
言乎無用則審矣然卒不失其性以保其真是故鼯以

技窮龜以靈灼涸人善水而溺於水佞夫善辯而斃於
辯由茲而談拙者不猶愈乎雖名譽不彰而禍患不及
昔人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誠哉是言也遂題其室
曰拙客寓其友田汝成聞而避之為之銘曰

在昔先民貽猷有晰救塞以忠圉巧以拙我秉其哲蒙
世人嗤衆皆鼎鼎我獨蛇蛇臨難不避當炎不趨棄彼
剗剗載韜瑾瑜志存參魯道協回愚捷徑嶮巖拙客不
履矩步規行周道如砥世味甘醲拙客不營餐寒茹淡

魂魄載寧宦以巧敗國以佞傾懿茲拙客保節完名我
友作室揭以表志警取盤銘諱同笏記我用作歌懲彼
儂嫿

翫珠洞銘

并序

鄭露

伏波山東枕灘水盤盪鑠注驪龍穴焉名翫珠洞高數
百丈如層城複道其最奇者有石懸空而下狀若浮柱
去地一線不合聞昔有神人名揭諦者試劍於此下產
玉樹似珊瑚枝而白慶元中朱晞顏獲一小枝價值千

金刻石識之其上有朱公小景高宗御贊米散得名能
書六朝翰墨漁獵無餘骨與氣勁妙逐神俱風姿亦然
縱覽起余其景贊皆方信孺手勒公自書云潘景純米
散熙寧七年五月晦日同遊余遊時日月偶合自題云
鄭瑞露崇禎七年五月晦日繼至重為之銘銘曰
日月不隔如彼千秋形影不隔與子同遊士貴知己君
其勿憂

粵西文載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六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蔣翰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六十一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露布

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賊露布 唐楊譚

臣聞聲教無外修文德以來遠人職貢有虧耀武威而
討亡命然則五材並用金革為過亂之資八卦相宣弧
矢乃濟時之具事非獲已道豈為侔將治衆以安人必

除殘而禁暴歷覽古今誰能去兵未有舍禮樂而致升
平奮干戈而弘大業者也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
感皇帝陛下明齊日月德配天地化同異類澤洎無垠
寰宇已隆而更興社稷將顛而復振洪勲累績曠古莫
儔蠢茲魑魅之鄉敢恃犬羊之衆據其險要恣其寇攘
西原羈縻舊阻聲教其誘引同惡者多僭稱王侯位署
官爵旌旗蔽野鼓角沸天恣殺戮以威人將玉帛而濟
衆方員數千里控帶十八州丁壯並執其干戈子女盡

充其僕隸自謂強盛轉加兇頑追之則鳥獸驚緩之
則蟻結蜂聚老幼奔走耕稼失時萬井無烟兆人失業
不賓王化於茲四稔臣前年銜命到州深入招慰示之
仁信許其自新猶尚憑陵每行政劫管內州縣日漸流
離村落焚燒廬井空竭伏奉去年三月十日勅遣中使
魏朝燦宣慰凡諸首領皆賜勅書再三曉諭許其官爵
但以炎方人物躁競者多承已來久絕朝命自蒙提獎
感激殊私戮力同心傾家竭產訓勉子弟策勵甲兵介

胄自出於私門糧儲不損於官廩向非陛下化周動植
德及遐荒豈有不勞王師坐清氛祲去年二月二日陸
州武陽朱蘭金溪黃橙等一百餘洞大賊帥偽號中越
王廖殿偽號桂南王莫淳偽號柘南王相支偽號越南
王莫尋偽號象郡王梁奉偽號鎮南王羅誠偽號戎成
王莫濤偽號南海王羅品等潛相結構約二十萬衆跨
壤連州志同梟獍風號雨嘯心等豺狼仍欲先破嶺南
後圖嶺北遠近百姓皆不聊生臣遂檄勸將士宣傳聖

旨誘以厚賞使其盡節皆決命苦戰非無損傷不顧威

闕

志懷忠勇大首領梧州長史鎮南副都護攝柳州刺

史西原游奕使張維南勸率首領統茲軍政萬夫齊進
一奉無遺都知兵馬使朝散大夫象州刺史成臣領當
管及柳州刺史衡州等戰手共一萬人卷其旌旗踰挺
爭先應有渠魁當陣斬獲經略副使朝議郎行賀州長
史穆成構防禦副使朝議郎梧州長史任早梧州刺史
本州防禦使李抗先鋒總管梧州長史秦匡朝四界游

奕使廣州番禺府折衝譚崇慰下總管子將等五百餘人并西原環古等州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韋張九解宋原等五百餘人各領子弟并部外義征及總管呵戰手共成二十萬衆或探甲仗兵縱其救援或致果決勝扼其咽喉左右夾攻飛走無路諸及首領等義注竭誠有死無生以晝繼夜或攻或圍當其彼竭之餘遂得我盈之勢封豕既戮長蛇又屠餘黨喧騰自相蹂踐勢如解籜事等摧枯指揮而夷獠喪氣叱咤而山川沮色

賊等既因失律不知所向或連被墜谷自成積觀之尸
或帶刃投江有同漂杵之血橫行歲久驕縱日深勢如
雷霆莫敢拒敵臣乃陳師誓果思各忘軀目看但各凡
經二百餘日前後苦戰三十餘陣破賊二十萬衆斬獲
五千餘級以頭喪亡餘黨奔亂窮滅之後然始求降臣
伏以人無盡劉道忌太甚因陛下好生之德體陛下至
仁之心於是宣傳聖恩示其生路大賊帥武承斐韋敬
簡等二人餘衆竄伏無地周章失圖解甲轅門面縛伏

罪臣便脫其桎梏仍加實賞兼賚足帛散於營農各分
疆界使其斥堠遞相轄控永絕憂虞今臣管內亦且寧
帖實賴天威遠備廟算遐臨靜彼兇殘康茲兆億無任
慶躍之至謹遣所部管桂州臨桂縣丞朱璟謹奉露布
以聞其立功將士首領別簿奏上

檄

討思恩府土官岑濬檄

明 龐 泮

爾濬世受朝廷之恩襲蔭土官之職洪武初年即令爾

先世岑永昌為知州居民僅八百戶洪熙元年乃增獐民七百戶與之宣德三年又以上林武緣谿峒獐民一百八十戶益之正統五年陞為府十年又增以八仙洞獐獐六百六十戶十二年改為思恩軍民府其衙門自州而陞為府其土地自八百戶增至二千三百四十戶其官職自五品而進四品其世受朝廷之恩可謂深矣皆由爾瑛敬順天道勤勞王事爾父璉恪守厥職不敢為非故能安享富貴保障地方至今為土官之首稱也

今爾正當感佩國恩謹守法度以增光前世而垂蔭後人可也何包藏禍心忍為逆賊不奉正朔不納兵糧殺人命如土芥觸刑憲如飲食攻陷城池占奪土地惡貫已盈僭妄益甚屢因各處申達已經備實奏聞天寬地厚不即加誅春育海涵仍令撫諭却乃全無忌憚愈肆跳梁陽為歸順之辭陰潛不軌之志人情共怒天討必加即今三廣官軍已集於兩江雲貴撓其前高廉躡其後四面尅期十道並進犁庭掃穴斬草除根如泰山之

壓雞卵滄海之沃星燦何有不破滅者哉但干戈紛擾
玉石不分惟念赤子之命恐傷大造之仁復申前諭開
爾頑蒙爾當謀之於心詢之於衆或叛或降孰得孰失
果能翻然悔悟束身納款猶當奏聞朝廷而待汝於不
死其餘部曲脅從之人皆置不問如有鄰封之冤或被
土官之虐亦聽爾面陳別為議處此則移危就安轉禍
為福及今尚可為也若乃仍前不悛後雖噬臍何及今
以二事之在廣中爾所目擊耳聞者與語之謂爾土地

之險足以自固其險也與大藤峽何如謂爾兵食之多
足以有為其多也與黃蕭養何若當削平此賊之時爾
之祖父亦在軍中寧不知之即今二賊之苗裔何存其
為險且多者抑孰能守哉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不其
昭昭者乎凡朝廷出征則官軍獲利饑有食而寒有衣
大者陞而小者賞故今湖廣土兵聞思恩有事除奉勅
調用外其自備衣糧以圖報效者不知其數銳兵百萬
雲集蜂屯滿望成功以要富貴誠如是輩與爾何益哉

茲特將弘治十八年大統歷一本差官齎捧親臨爾府
爾出郊外遠迎俯伏聽諭仍曉爾部曲之人悉循其有
生之路決當處爾以前言誓不失吾之大信限爾於正
月以裏率領頭目人等詣軍門以請降望天闕以待罪
則解甲釋兵千里之土地如故耕田鑿井一道之生靈
晏然豈不美哉如或不聽任爾所為有若肉在砧上粉
碎何難魚遊釜中糜爛立見所可惜者岑永昌岑瑛二
賢臣之絕後而已也爾其審之慎之勿貽後悔故諭

牒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唐柳宗元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跼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以為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連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

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
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
積鬼誅之罪衆輕鬪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强弩之初孤
豚儕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
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勦絕有時不索何獲
其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
誅戮竊觀上略總制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
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

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
憊於羽檄跂足惟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
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
於千里國容不入屨且及於寢門家事勿聞土已填於
左闔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
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
精食浮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以義烈為己任勲襲太
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為家風業傳彝器並膺邦寄克

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陳東則橫江誓衆
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
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
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
勲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
無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鄰管以成犄角舉
牒者

勅賜靈文廟額牒

宋
尚書省

尚書省牒柳州靈文廟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據柳州申據本州鄉民父老嚴浚等狀陳伏覩唐柳州刺史元和年立廟於羅池至今三百年來廟享不絕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災及公私祈禱無不感應乞加封爵或廟額柳州本司保明委是詣實尋符太常寺依條看詳據太常寺狀勘會唐柳州刺史立廟於羅池係前代名賢轉運及州司保明立廟至今三百年來廟享不絕凡有水旱疾疫祈禱感應自熙寧二年

八月已後至去年六月計十餘次祈禱感應伏候指揮
牒奉勅宜賜靈文之廟為額牒至准勅故牒元祐七年
六月三日牒

諭

時鑑

諭全州
變有序

宋柳開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峒
有粟氏因之會其族南劫興安縣敗入谿洞連歲不寧
天子擇中貴臣二人莅全邵州以靜之明年春粟氏來

歸鬼狡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以誡之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干命取亡居夷鄰德處
險近賊蜀難道輶吳莫容舛笑萬羣奸摧壘倒闕象踣
圍矣蛟斃殼已蠱纖曷存蟻微何奔虎猛恃力逼死罔
逸隼驚誠健懷餌受縲小人為美君子是恥所失若塵
其治如鈞寧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翫兵竟匿怨
懼興禍貪慾生過徇意成朋拂心見憎以畏卒潰苟悅
爰悖謹政防亂慎行避患缺玉不補積滓非汙來紆往

亟愚睽智暱迹昭事著利合動裕平原廣野馳車走馬
高浪深淵有鮪有鱣保爾攸宜胥樂在時刊文無窮作
誠永終

榜諭龍州土官

明楊文

皇上以鄭國公常茂有罪特以其父開平王之功不忍
遽置於法安置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撫存如故惟龍
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天下土官趙帖堅稱藩納款
誠事朝廷以帖堅已故其妻仍與茂結為婚姻誘合諸

苗肆為不道及帖堅姪宗壽襲為土官與帖堅妻互相
告訐又言茂已死皇上以誠信待人且以茂功臣之子
得罪而死深可矜憫平釋其告訐之罪今有人言茂實
不死宗壽等知情已遣散騎舍人諭宗壽漫不加意延
玩使者久不復其意莫測皇上未即問罪特命榜諭爾
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師以贖爾罪復違令
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在不赦如茂果死則宗壽親
率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凡龍州軍民人等悉皆知

會

犒獎儒士岑伯高諭

王守仁

照得思田之亂上厯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洵洵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處是固仰賴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效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

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

但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

激勵之道既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
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
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委官督諭土目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係
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為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
效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
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尚未見

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
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
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
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
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之
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也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為此牌
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驄賁執令旗
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

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營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色違犯軍令仍前不肯效力者仰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

專以慈愛惻怛為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是乃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却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

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諭副總兵張祐督剿綠茅諸巢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綠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即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剿滅終遺禍根為此今差指揮趙璇齎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計議仰即密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為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剿後開各賊村分務

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遙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縣住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綠小

綠茅批頭

通親羅煖

其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行

諭左江道綏柔流賊

據江西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田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為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猷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衡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

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為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僦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讐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為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為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

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理民得其安今稔惡各逞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為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夷狄謂之柔與

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
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
之是以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
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
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
肯身任地方利害為久遠之圖凡所施為不本於精神
心術而惟事補綈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

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庠宋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為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為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為之推選眾所信服立為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

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為之經紀生業亦就為之選立酋長使有統

率母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
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
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
惰必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
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
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
法而今之有司概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
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何方該道

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
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
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
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區摘調之
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
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該府議欲散撤雇倩機
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
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

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為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
若有鵬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
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排
門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
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
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
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
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迴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

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
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為建立
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
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為紬繹毋謂其迂
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
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
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
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移文

移文桂林府崇祀解公縉名宦祠略

袁 袁

前件為崇祀名宦以勵風教事照得先朝廣西參議解公縉以王佐之才挺名世之運發迹甲科蜚聲翰院受知於太祖高皇帝及成祖文皇帝入掌絲綸獨參機密嘉謨讜議知無不言一時諸公才氣罕比不幸中遭漢庶人之讒萋菲日深而忠藎彌篤百折不回一心無變

旋罹斥逐遠竄炎荒始參藩於廣右復投裔於交南孤
忠自如勁氣愈厲竟收禁岸瘞死幽圜既而天日復明
白璧無玷芳名大節久而益彰本道素懷企慕每切歎
嗟承乏此邦適求先哲雖風流未泯而崇祀尚闕良用
疚然於懷況歷考名宦祠所祀諸公雖政蹟風節各有
可稱然英聲茂烈皆未有如解公之比者也仰府即將
解公官爵姓字依式製造木主以禮送入本府儒學名
宦祠以稱尊崇先哲激勵風教之意毋得稽遲仍具行

過日期依准繳牌

青詞

平樂告天青詞

宋 鄒 浩

伏以大道難名雖不容於智測至仁易感猶可冀於誠通輒忘螻蟻之微敢冀乾坤之造伏念臣本無路識進偶明昌蒙哲宗親選於稠人由常調遂登於諫省勉思報國安敢謀身屬元符立后之初於崇政抗章而論輕觸忌諱重取竄投旋逢今上之纘圖還以舊官而召用

入參通列出典大藩方欲布於寬條俄復聞於謫命壬
午秋孟但安置於湖南癸未春殘又斥居於嶺表惟茲
平樂無異新興乃瘴烟尤甚他邦跼形影循愆而處去
常州往返不啻萬里違老母晨昏久已四年偶未隕於
餘生已數更於大赦重念椒房之赴訴蓋求誣謗之昭
明謂臣所言其事不實迹雖遠矣心猶皎然追惟當時
奏御之三章並無殺母取子之一字不知此疏撰自何
人肆形醜詆之言稔出顛危之禍致臣該登極異恩之

後尚遂遐荒使臣居元祐姦籍之中亦稱朋黨推原本末良有因由雖巧為構陷之謀人誰敢議然隱在幽冥之內天必盡知儻非控告於穹昊何以獲伸於冤枉謹擇下元之令節是為生日之前期瀝膽書詞望雲徹聽恭以包函之有素尤於相協而無私俯賜哀憐曲垂昭鑒感悟聖君之美意灼知偽疏之深情放釋拘攣早奉日邊之命旋歸定省永承膝下之歡況臣數年以來累已具章上奏懼精誠之未達靡夙夜之遑寧顧喋喋一

至於斯庶高高亟從其欲誓堅晚節仰對闕休

上梁文

重修宣成書院上梁文

明姚鏌

伏以吾道流行亘萬年而如一日真儒倡和更千載而
不數人粵惟洙泗以來在濂洛為儒風之始振繼自崇
寧而後至乾淳實理學之再興晦菴朱夫子固云集其
大成張呂二先生豈曰獨為小知蓋六經子史皆有言
論以折衷而道德性情俱即身心為驗識間以千里而

會或至逾月乃分講學嚮道之誠既并合於一繼往開
來之責實鼎立為三陋蕭曹而不居南軒本伊呂之佐
超董黃而獨上東萊則顏閔之徒或擴其道之大而六
合可充或養其性之美而四時已備卓哉先覺厥惟我
師顧學宮雖有通祀之儀必書院乃為獨崇之敬然稱
麗澤者曾未及乎張而號城南者或復遺其呂是雖同
慕其學未免各尊其人必有所兼乃克以備惟茲八桂
之地實合兩賢之祠建節為張素著桐鄉之愛垂弧者

呂實占嵩嶽之靈衣被尤切於一方興起尚新於百世
固宜使臣之有請致煩明主之親題扁特榜曰宣成祀
已隆於景定間罹兵燹遂致湮蕪亦或舉之復歸於廢
餽羊固在不勝祿享之疎靈光僅存竟何觀瞻之具是
用徵工而集木力圖撤故以從新卜地而遷舉官為費
叢祠再整像設俄嚴翼翼重門欲下路人之馬憑憑四
壁盡依夫子之牆廣大廈之幾間屹高堂於數仞五車
書積爭誇學海詞林一鑑池開共覩天光雲影蒼松翠

卷六十一
竹鬱乎蔽前後以交輝異卉奇葩紛爾雜東西而並植
近以著我朝之懿美遠將誇前宋之規模非惟崇德報
功自此有揭虔妥靈之地而於聚徒養士寧獨無藏修
游息之區致敬於烏履何如為益於章逢備矣敢申善
頌以相謹謠

拋梁東桂江春水正融融莫道東西流派別源頭洙泗
本相通

拋梁西山名筆架插天齊是誰拾得精靈在徹夜文光

照壁奎

拋梁南花影重重護短簷絃歌聲裏征輦換從此貌貅
盡解嚴

拋梁北眼底風光總奇特此中便是小瀛洲五嶺南來
更那得

拋梁上霧捲嵐收天宇曠瞳瞳旭日麗江山始信乾坤
春一樣

拋梁下突兀參差連廣廈漫言大庇寒士多白鹿嵩陽

興美化伏願上梁之後詩書澤廣禮樂教興宗先哲以
為師道德文章之兩茂並中華而為俗衣冠文物之相
輝滿地春風掃盡蠻烟五嶺洗天甘雨流來活水三江

香林書院上梁文

孫志元

伏以綿綿聖學授受遞為開承濟濟英才人地相為靈
傑無徵不信有待而興恭惟郡伯石梁先生台下文章
司命理學主盟治郡功名不數龔黃卓魯作人雅化得
於瀛洛闢閩選勝香林剏茲講院羣山競秀能動景行

之思一水澄泓真有麗澤之助落成不日吉叶蚤秋謹
獻頌以敷詞聊興歌而志喜

梁之東作人雅化有文翁仰止泰山併北斗醉心時雨
及春風

梁之西桃李無言下有蹊已自身先端衆表蕪之德教
破羣迷

梁之南一泓秋月
在寒潭助人池水臨文筆道德文章
兩不慙

梁之北羣山面面皆生色茂林修竹即蘭亭萬花金谷
空奇特

梁之上閱道攜琴作榜樣丹霞山谷每相將今古高風
誰不讓

梁之中一班玉筍正菁蔥文史三冬經豹變奎光千丈
訝成虹

梁之下烟淨氛消正閒暇舞羽歌雍格有苗聲教於今
迄夷夏伏願上梁之後正學益崇真儒輩出千百年衍

潤文在於茲二三子依歸不負今日

雜著

雜識

宋曾鞏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
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
忠蔭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
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
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

方略者青初不冒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此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與偕居方臥帳中為賊所鹵楊畋余靖又所為

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
鄭紓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
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
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
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
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
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
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

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
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
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固
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
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
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
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
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

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
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穀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
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
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
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
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
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
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

賊謀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
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
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
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
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
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
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
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

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厯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沙岡答為桂林徐州守作

明劉節

客問涵虛子曰沙岡何人也涵虛子答曰沙岡之人也
客曰何謂也答曰靖江之墟有沙岡焉溪曲泉冽崖懸
谷虛野曠土沃可樵可漁可畊可牧可居可遊沙岡有
之故曰沙岡之人也客曰孰不可有也奚其有沙岡也
答曰君子於物可以有可以不有者非其有也可以有
不可以不有而終其有者茲其為有也沙岡之有可以
有不可以不有而終其有焉者也沙岡嘗為令尹矣曰
吾令尹而已矣嘗為博士矣曰吾博士而已矣嘗為州

牧矣曰吾州牧而已矣今也優於仕矣倦矣老矣畢其志於沙岡之上矣考槃在澗白駒在谷孰非其有也沙岡之人有其沙岡而已矣是非爾所知也客曰聞命矣迺歌曰嗟彼沙岡兮霄崇壤卑睠彼美人兮載棲載遲吾安適從兮匪沙岡疇依涵虛子和之曰嗟彼沙岡兮蒼梧之陽睠彼美人兮於焉徜徉我歌且謠兮與子翱翔嗟彼沙岡兮湘灘之陰睠彼美人兮寔勞我心我歌且謠兮遺我好音

龍江客問

王士性

客有問余廣右俗冷熱不以寒暑而以晴雨即土人亦不得其說但知此中陽氣大洩故多熱而已而不知其所以然請以土薄水淺之云而申繹之余曰此無他特以地氣有厚薄疎密之故也廣右地脈疎理疎則陽氣易於透露發洩故自昔稱炎方一至天晴日出則地氣上蒸如坐甑中故雖隆冬亦無異於春夏之日然其地居萬山中山皆拔起純是崑石無寸土之附石氣本寒

今走廣右諸洞深入里餘雖六月披裘亦戰慄不自持
氣寒故也一至天欲雨則石山輸雲嵐烟岫霧踵趾相
失咸挾石氣而升幽寒逼人故雖盛暑亦無異於隆冬
之時及夫雲收雨止日出氣蒸乍熱乍寒無冬無暑皆
以是故或謂南中同此土也廣右居交廣之內煖氣反
發洩過於彼土者何蓋他處山少而廣右純山山少者
地土相兼脈理本密兼以地皆種植尺寸不遺地氣上
升多宣洩於五穀又糞壅澆溉地面肥饒故密而地氣

不甚洩廣右地氣盡拔為石山則餘土皆虛業已無石而疎理入滿眼荒蕪百里無人烟十里無稼穡土面不肥穀氣不分地氣無所發洩安得不隨日上升而散中於人之肌膚也以是知寒暑之故半出於天半出於地風光日色之寒暑出於天者也氣候之寒暑出於地者也地薄而理疎則氣升而多暑地厚而理密則氣歛而多寒非專為方隅南北之故也向讀異域志見陰山沙漠之北萬餘里有其地四時皆春草木不凋者嘗疑其

無有極北愈寒安得為是說也乃今意誠有之正為地各有厚薄疎密其果不全係於天與南北方隅之故與若謂寒暑盡出於天則今高山峻嶺之上漸近於天漸遠於地宜其多暑而無寒矣何故山愈高而愈寒豈非土石厚而地氣隔故寒多亦其一驗

假道幹腹之謀

魏 濬

理宗時忽傳敵有假道幹腹之謀謂或入思播以窺沅靖或由番部以窺南詔入思播必踰蜀界而由番部則

行吐番界中逕趨南詔所謂梁州外境亦曰劍外路不
經蜀蓋謂敵謀好從間道意在南侵嚮導入廣於是嚴
備粵右令體探動靜由邕宜探大理由融州探思播然
道路既阻聲息甚遙茫然不知要領諸蠻反相顧驚疑
所結營寨每遭燒燬敵性不能南處隆冬草枯盛夏蟲
出即當反北踰蕃部南詔必須多歷時月滇黔之間岡
嶺叢折敵馬不能長驅必安據南詔乃可東向又得廣
交以窺吳楚是謂仰攻敵人狡黠豈其不諳地利當時

何故發此迂計謀國之疎其略可觀李曾伯所謂亦用
備蠻非專禦敵聊以固吾圉則可爾所陳輯約溪峒團
結民兵二事實為長計故刪錄其略存之以見當時之
事體如此

廣右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輯約溪峒二則曰團
結民丁今檢前牘所謂輯約溪峒類是損濡沫之禮物
給借補之資帖取名作帳狀曰已令措置關險糾集保
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生猜疑如融

之大步嶺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獠即焚前帥嘗以惹
事端為慮令輯約使之不為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為
籬落則可未可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
民丁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為多先儒所謂養兵數
百而獲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時綱紀修明號令
信服乃得以疆理之雖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況今
時異而事不同乎前帥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民鄰
境易致疑愕今官司團結其間散在猺峒號召既難使

之自備器糧資費愈非容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乃可
賴其丁壯之力此姑用之以壯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
之為吾用也今所部尺籍既虛此二者亟為計溪峒在
邕州則團結右江唐興歸樂等州二十八隘又新置古
細等關一十九隘宜州則結約天池蘭那等州峒一十
二處融州則結約所部諸款或遺以銀牌監錦或假以
資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
則協力勦逐若民丁在邕州者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

右江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在江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而本州民丁皆不在其數宜融兩州亦有團結舊籍宜州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獍丁共九千餘人而猗獍一項可用融州則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人而款丁一項可用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或老弱或冗雜不過備數出於峒溪者多習戰鬪如藥箭如標槍皆其所長近自蜀西少緩窺闖之報便覺嶺右浸寬備禦之憂前項溪峒民丁

纔有施為即生疑愕似於無事自擾若偷安循習又失
於先事之防如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溪峒則
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險隘以作隄
備民丁則因其名帖常加覈實以彊壯而補老弱因閒
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付文具
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時區處若
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却當與之通融助給施行欲
望劄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

官司治徭獐不如土司能用其衆

諸夷與民錯處一有梗亂輒調狼兵為其林莽深窺鳥獸駭徙不定而登山歷險爬剔窮瘡不得不借力於狼兵耳狼兵非夷人哉素馴服於其酋長能令脰頸可捐湯火不避則漢吏傳舍其官而土酋家世其有也徭獐而善撫御惡在其不如狼兵者大概土司之形頗似李周列國區分畛埒死力拒守雖暴寡凌弱殘殺略奪則有之終莫能越其尺寸其主或幼弱寡昧則頭目用事

亦略似三家六卿之類獨其人驚悍鄙俚無禮樂文章以飾之耳要之竊中國之威靈以能保其土地其貧弱甚者間或割村為質亦如諸國割邑割城之例然有年限數盈則反非如猺獞讎殺驅逐輒盡其畜產廬畝之屬據而有之者漢法能行於土司不能行於猺獞何者力不專情不急也韓襄毅移上隆知州於藤峽置武靖州及五屯之設土吏目周冲等司設副巡檢王文成不欲廢田州又置九巡司令各以其俗自治皆有深意今

異類所盤據至百數十里全無民村相錯者良自不少
誠立之君長署為部落使自為政而受令於司土者可
以省郡縣箝制之力可以需征勦調發之令其策似為
更便諸葛武侯平南中皆即其渠帥用之悉收孟獲等
以為官司云吾欲不留兵不運餉使綱紀粗定夷漢粗
安故爾武侯所謂粗蓋其最精者也第雖乘大舉之後
或衆望所推或勞勩最著於平定安集之時圖之今固
未易語此爾語曰夷狄之有君嗟乎志深哉胡端敏條

論兩江事宜其說甚備

按胡端敏所論即丘瓊山衆建土官議禹卿錄其文其後有云

此法永樂初嘗行之黎人久始廢漢法不治民而治吏故能無亂今以有司治徭獐而不得咆哮跳浪勢蔓且衆既無鄉都什伍又不成其部落不立之長誰為統領沈希儀謂割畀附近土司慮正及此第土司得此勢且愈大又與漢官錯治如烏附攻毒不無一時暢快尚虞蘊火愈厚此策不治夷而治酋使酋自為治聚箐嘯峒之徒皆就戎索追捕令下朝徵夕至其法更為簡易第夷官既設須箝制有術斯可久耳

墾田之利可興

予從潯州登陸歷橫邕賓柳目之所及殊多曠土皆饒草歲足水泉可施畚鍤鉋耨者甚衆詢之知者云諸處

曠土皆類此嘗見唐時徵關東卒戍京西經費不充李
鄴侯議市牛及鑄農器糴麥種分給募戍士耕荒田關
中土沃久荒所收甚厚戍卒獲利應募者十五六安於
其土不復思歸誠仿其意行之令郡縣審視高下原隰
與其衍陁遐邇之處咸籍記之使附近戍士分布墾種
願耕者官給牛種田器俾自於其地稍擇輿塏伐木于
茅結為田舍耕穫之際以二番為率一番在伍一番在
田所收之粟歲科其十二輸之於官羨餘聽其自有初

歲儘還牛器之費暫不責科不足者次年輸轉如此則
兵樂於耕數年之間自有餘蓄餉可浸省是或一策也
或謂今之耕兵正古屯田遺意然予所目覩率冒簞笠
而為甲冑奮僇鏖以當劒戟久且兵化為農併寓兵初
意盡失之矣是非耕不利兵不力也所耕之地無多歲
收不足果其腹襁襖錢鏹之餘率惰繆偷竄以度時日
彼力能挽強技能擊刺者皆不樂就設有緩急望其一
鼓作氣爭先死敵不可得已計莫如益授之地所益授

者亦量徵其入土博則利興彼父子兄弟可聚力以從事於此久之而父子兄弟皆兵是又一策也至於兵力之所不及與所不便則招募流人與土著之失業者耕之亦官為治具多方撫卹招徠使得從容田畝以食其土之利官賜之帖俾為永業亦許私相鬻易給鉉基於公室而安詹積於私家宜未有不欣然趨事者是又一策也又唐史載嶺南里人舊輸半課劉廷祐責令全輸遂至為亂今犇賦較民正減其半然每為田主侵利數

倍心極苦之第畏公庭如赴湯鑊姦人多方恐嚇終莫之悟近見投牒自願出里輸賦從民例者舍輕就重是豈人情彼中亦有知人事諳漢法者令以此意諭其親屬鄰里族類轉相告語使知官司意在保恤原非有所苛責其貧而無可資者皆得出村擇便墾種官先治具以待應者使安其利心必無畏趨若流水田舍相望便成村落則令推擇稍有智力者署以為長如所稱獐老獐老之類使自相訓戒約戢夫時其饑飽達其怒心雖

異類猶媼養已者順矧猺獞亦人也甘心於被草木掘
狐鼠蟲豸以延喘息夫豈不知食粟衣布之適徒以賦
更所不及繇隸所不至取自便耳茲既習而安之達者
聞之漸皆嚮慕舉目皆我生齒亦必安為我使設有梗
亂即招募以為嚮導以夷制夷省力自倍昔趙充國以
屯田坐困先零謂排折羌鹵令不得歸肥饒之地以貧
破其衆羌夷之勢聚故爭其肥饒而貧破之猺獞之情
散故授以肥饒而安利之亦因事之形而反用之之術

也是又一策也今西方財賦絀甚天不雨粟捉衿肘見
豈有他繆巧可圖充實獨此策為計頗遠於民亦無所
擾所難者縣令刑賦是急視此為迂又墾土垂就更胥
瞰其有利且將黷而擾之且事既創見難以責成旦夕
必假專力需之歲月嘗觀古之募民屯田與開置田者
郡縣皆設田官專任其事西方事簡惟須以同知一人
領其屬加之墾田名號予以事權視墾之多寡興廢以
為殿最縣令之不實心舉行者胥役之誅求開墾者與

豪強之占歿無併者皆令察之士伍自有紀律墾者優之無致失業至於流人墮人本無根蒂聚散甚易尤宜極意慰藉大要如飼病鳥毋驚之使不安如養逸獸毋擾之使欲去寬其籠絀而不奪其錙銖行之二年端緒自見彼不啻行者之赴於家豈必招之而集哉此惟因人力之有餘開地德之未竟兵食有藉戶口亦充五穀時登生事漸庶蕭條貧瘠之狀必且為之一變第須如蓄三年之艾鑿絕澗之泉堅持而力行之爾昔樊敬侯

欲作器如梓漆之類必先種植人皆笑之後咸得其用
愚公鑿山算及孫孫子子誠得樊侯先之愚公之子孫
繼之事未有不濟者也

用姦治宄

書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按在內曰姦在外曰宄治宄
利用德治姦利用刑不蚤戒而及於亂則用姦治宄亦
以毒攻毒之法如朱博之詭責豪強虞詡之三科募士
尹賞置魁宿而輕黠精於追捕鄭渾賞自盜而黨與轉

相寇竊較之凡吏得效尤速夷人故多頑蠢大抵逋亡
厮鹵與商藝流人為之指導分受擄獲胥吏煬蔽而姦
豪魁桀與田主招主之類窟穴其中比於外府扞牧圉
者原無長慮貪其貨賄縱舍蔽匿以至橫恣猖獗甚者
墮城堡掠官府罪愆盈貫乃至征勦之議興則掾房軍
吏無非賊目土酋狼丁暗開一面鉦鼓甫鳴而摩牙吮
血之輩旋已為入窟之兔高飛之鳥矣真盜既不可得
反妄戮無辜以掩罪非但玉石俱焚且石完而玉碎可

勝恨哉唐貞元間容管黃洞蠻為亂屢征弗戢韓愈謂
自用兵以來經二年所前後奏報誅設計不下二萬人
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又依舊明是欺罔此言可
慟然夷情須此曹得之最真彼豈真有私於夷人者鬼
谷子所謂不肖者易懼貪者易誘也御得其道狙詐作
使寬之使自贖箝之使自效機神迅密縱操得宜向之
姦人皆吾搥座之刀錐桐腸之芒石矣朱博虞詡二傳
所載方略甚衆觸類而長智者圖之

夙兼豫速二義

解之繇曰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夙須兼豫與速二義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聞巧之久也又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算不勝未可輕言拙速也諸夷巢窟在兵法九地中多為圯地法曰圯地則行又曰圯地吾將進其塗總言不可停待之意又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治夷人之亂有大征鵬勦二策鵬勦時

行則大征可以不用而其便有二一玉石有分一覈功
無價益夷人出沒不常出則狼奔入則虺結須乘其構
禍方深黨援未合之際慄舉電發盡覆其巢顧其所窟
穴皆崇岡複嶺嶸嶸屹峙直上則足半垂斜行則肩左
擔深林絕竄岐復有岐近愈巧黠每遇窮追皆踉蹌散
走飄瞥岡嶺我師勢不能分又艱跋躑兼之旁有匿免
之窟後多走壙之路非熟得其出入險阻聚散離合之
情一旦搶攘舉事計短機泄如田無禽詎能有獲聞先

事有馘良人以掩罪又有斬一病夫而還者舉棋不定
弊故至此故嚮導不審機事不密將士不習有一於此
皆非必獲之算非夙義也姚平仲欲襲金人數日前路
人皆知之舉動不異兒戲焉得有功

治貴無事

粵右民風愿樸少機事獄訟既簡財賦亦稀吏茲土者
但能撫恤徭獯處置土酋有法行之以無事真可臥治
子厚謂印紋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又曰訟庭

閒枳棘候吏走麋鹿此景使人思之不置今更之下者
不具論其賢者不治近而治遠籠豕以鞫麋鹿以纓勢
必不行祇為狡猾漁獵者借資耳而輒自夸毗曰除某
弊興某事招某夷當事亦遂信之以為能此老氏所謂
與之爭者眷眷多事恒必繇此此所為貴悶悶之治也
又郭橐駝傳亦云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
焉而適以禍之河東治柳之概於此可見

諸夷慕學

粵西學臣勅內獨有教習僮童一款令州縣立社置傳
歲以所教成者聞頗諳文理者收之黌序雍容濟楚不
異中華用夏變夷此為上策但入選既易巧詐者或攬
名籍中以希進取每費檢校又兩江諸土酋子弟嚮慕
文風尤甚來試者曰土童亦從恕收於中實有聰敏能
文可與中土頡頏者然多流徙之人納賕土舍謬為舉
任顧非久滯之老生則名都之棄士觀其文理居然可
辨此曹濫與之進恣其桀驁子母算緡力能扼取且機

巧播弄雖夷人亦厭苦之又教猺升木兼為吏民之患最宜慎其始進毋令溷冒諸夷惟獐最衆獐生在在有之富川桂平多猺種來試者謂之猺童又鬱林有狼生數人夷兵概曰狼兵蓋守戍之夷久而占籍者謂之土狼非別又有狼之一種也



粵西文載卷六十一